佛說義足經卷上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桀貪王經第一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志祇樹間有大稻田已熟在朝暮當收穫梵志晨起往到田上遥見禾穟心內歡喜自謂得願視禾不能捨去佛是時從諸比丘入城求食遥見梵志喜樂如是便謂諸比丘汝曹見是梵志不皆對言見佛默然入城食後各還精舍即日夜天雨大雹皆煞田中禾梵志有一女亦以夜死梵志以是故愁憒憂煩啼哭无能止者明日衆比丘持應器入城求食便聞梵志有是灾害啼哭甚悲非沙門梵志及國人所能解其憂者比丘食竟還到佛所作礼白梵志意狀如是言適竟梵志啼哭来到佛所勞佛竟便坐佛邊佛知其本憂所念即謂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无脫者何等為五當耗減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得當亡棄法欲使不亡棄是

不可得當病瘦法欲使不病瘦是不
可得當老朽法欲使不老朽是不可
得當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
凡人无道無慧計見耗減亡棄老病
死法來即生憂憒悲哀拍髀戇自耗
身无益何以故坐不聞知諦當如是
梵志我聞有抱諦者見耗減法亡棄
老病死法來不以為憂何以故已聞
知諦當如是不是獨我家耗世志亦
命世與耗俱生我何從獨得離慧意
諦計我今已耗至使憂之坐羸不食
面目委色與我怨者快喜與我厚者
代憂慘戚家事不修計耗不可復得
已諦如是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
終不復憂也佛以是因緣為梵志
說偈

不以憂愁悲攢　多少得前所亡
痛憂亦無所益　怨家意快生喜
至誠有慧諦者　不憂老病死亡
欲快者反生惱　見其華色悅好
愁獨不及無常　珎寶求解不死
知去不復憂追　念行致勝世寶
諦知是不可追　世人我卿亦然

違失愁念正行　義足經卷上　是世尊當何益　第三張　[illegible]
佛復為我說極說經法次說布施持
戒現天徑欲善其惡無堅固佛知覺
志意歡向正便見四諦覺志意解便
得第一溝港道如深淨繒受色即好
便起頭面著佛足叉手言我今見諦
如引鏡自照從今已後身歸佛歸法
歸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奉行五戒
盡形壽淨潔不犯戒便起繞佛三匝
而去衆比丘便白佛言快哉解洗覺
志意乃如是至便喜笑而去
佛語諸比丘不但是又解是覺志憂
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五王其一
王名曰禁貪治國不正大臣人民患
患王所為便共集議言我曹家家出
兵皆拔白到王前共謂王寧自知所
為不正施行貪害万姓不急出國去
不者必相害傷王聞大恐怖戰慄衣
毛悉豎以車騎而出國去窮厄織草
薪賣以自給大臣人民取王弟拜作
王便正治不枉万姓故王禁貪聞弟
與將為王即內歡喜討言我可從弟
有所乞可以自活便上書具自陳說

便從王乞一鄉可以自給王即與之
慼傷其厄得一鄉便正治復乞兩鄉
四五至十鄉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至百
鄉二百至五百鄉便復乞半國王即
與之便正治如是久遠雜貪生念便
興半國兵攻弟國即勝便自得故國
復生念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攻二
國三國四國便往攻悉得勝復正治
四國復生念今我何不興四國兵攻
第五國便往攻即復得勝是時陸地
盡四海內皆屬王便敀号自立為大
勝王天帝釋便試之寧知猒足不便
化作小童梵志姓駒夷欲得見王被
髮挂金杖持金瓶住宮門守門者白
王言外有梵志姓駒夷欲見王王言
大善便請前坐相勞問畢却謂王言
我屬從海邊来見一大國豐樂人民
熾盛多有珎寶可往攻之王審足復
欲得是國王言我大欲得天王謂言
可益裝船興兵相待却後七日當將
王往適言天王便化去到其日便大
興兵益裝船不見梵志来是時王愁
憂不樂拍髀如言慫哉我今以亡是

大國如得駒美不堅獲如斯又不見
是時一國人民迴坐向王王啼亦啼
王憂亦憂王處憂未常止開識經偈
便生意而說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曰盛為喜
從得自在

王便為衆人說欲偈意有能解是偈
義者上金錢一千時坐中有少年名
曰㩊多㩊多即白王言我能解是義
相假七日乃来對到七日白母言我
今欲到王所解王憂母謂子子且勿
行帝王難事如燃火其數如利刀難
可親近子言母勿愁憂我力自能淹
王偈義當得重謝可以極自娛樂便
到王所言我今来對其義即說偈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已放不制
如渴飲湯　患以世地　滿馬金銀
患得不猒　有黠正行　如角雖生
日長取增　人生亦尒　不覺欲增
飢渴無盡　日日復有　金山拄天
狀若湏弥　患得不猒　有黠正行
欲致痛冥　未甞聞之　願聞遠欲
猒者以黠　猒欲為尊　欲漏難離

黠人覺苦　不隨愛欲　如作車輪 義足經卷上　第十張　安

能使致堅　稍稍去欲　意稍得安

欲得道定　恚捨所欲

王言知意恚治世地盡四海內无不至

屬是亦可為猒乃復遠欲貪海外國

大勝王即謂欝多言

童子若善　以尊依世　說欲甚痛

慧計乃尒　汝說八偈　偈上千錢

願上大德　說義甚哀

欝多以偈報言

不用是寶　取可自給　寂後說偈

意遠欲樂　家母大王　身羸老年

念欲報母　與金錢千　令得自供

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使得供養老

母佛語諸比丘是時大勝者即種稻

梵志是也時童子欝多者則我身是

也我是時亦解釋是梵志痛憂我今

亦一切斷是梵志痛憂已終不復著

若佛以是本因演是卷義令我後學

聞是說欲作偈句為後世作明令我

經法久住義足經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日增為喜

從得自在　有貪世欲　坐貪癡人

既已欲頭　毒箭者身　是欲當遠
如附虵頭　違世所樂　當定行禪
田種珎寶　牛馬養者　坐安繫欲
癡行犯身　倒羸為强　坐服甚怨
次冥受痛　船破海中　故說攝意
遠欲勿犯　精進求度　載船至岸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優填王經第二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在句叅國石間土室中長鬚髮爪被壞衣時優填王欲出遊觀到我迹山侍者即勑治道橋還白王已治道王可出王但從美人妓女乘騎到我迹山下車步上有一美人經行山中從崎至崎顧見石間土室中有一比丘長鬚髮爪衣服裂敗狀類如鬼便大聲呼天子是中有鬼是中有鬼王便遥問何所在美人言道在石間土室中王即拔劒從之見比丘如是即問汝何等人對言我是沙門王問汝何等沙門曰我是釋迦沙門王言是應真耶曰非也寧有四禪耶復言无有也寧三禪二禪耶復言

無有寧至一禪耶對曰言實一禪行
王便恚內不解願謂侍者黃門以婬
意念是沙門凡俗人無真行奈何見
我美人便勅侍者急取斷絲截來繫
是人侍者便去山神念是比丘無過
今當怨死我可擁護令脫是厄便化
作大猪身徐走王邊侍者即白王大
猪近在王邊王便捨比丘拔劍逐猪
比丘見王去遠便走出到舍衛祇樹
給孤獨園中為諸比丘說本末比丘
即白佛佛是時因是本變有義生命
我比丘恚知經卷出語為後世學作
明令我經道久住是時佛說義足經

繫舍多所願　住其邪所遮　以遮遠正道
欲念難可慧　坐可繫胞胎　繫色堅難解
不觀去來法　慧是亦斷本　貪欲以癡盲
不知邪利增　坐欲被痛悲　從是當何依
人生當覺是　世邪難可依　捨正不著念
命短死甚近　展轉是世苦　生死欲溪流
死時乃念怨　從欲証胎極　自可受痛身
流斷少水魚　以見斷身可　三世復何增
力欲於雨面　彼可興莫著　莫行所自怨
見聞莫自污　覺想觀度海　有我尊不計

力行拔未出致使乃無疑
佛說是義是經比丘歡喜

須陀利經第三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為國王大臣及理家所待敬事遇不
匱飯食衣被臥牀疾藥供所當得是
時梵志自坐其講堂共議言我曹本
為國王大臣人民理家所待遇今棄
不復用悉多事沙門瞿曇及諸弟子
今我曹當共作方便敗之可使共議
令但當求我曹部伍中最端正好女
共殺之以其死屍埋於祇樹間爾乃
毀傷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令惡名遠
聞待遇者遠離不復敬之學者志不
復得衣食皆當來事我曹我曹便當
為世尊擧瞿曇世无能勝我曹者即
共行謂好首言汝寧知我曹今棄不
復見用及以沙門瞿曇為師汝寧能
忿為衆作利不好首言作利云何曰
唯捨壽命死可答言我不能也曰汝
不能爾者從今以後終不復內汝著
數中也女聞大不樂即言諸是我職
當也衆學言善哉便共教女言從今

以後朝暮到佛所數往祇樹間悉令
万姓見知汝如是我曹共殺汝埋著
祇樹間令瞿曇得惡辱不小女即承
教數數往来沙門所令衆人知女如
是便取女煞埋著祇樹間衆梵志便
相聚會到王宮門稱怨言我曹學中
有一女獨端正花色無雙今生亡不
知處王謂言女行来常在何所共對
言常往来沙門瞿曇所王言尒者當
於彼求便從王乞吏兵王即與之尋
求行轉到祇樹間便掘出死屍著牀
上共持於舍衛四道悉遍里巷稱怨
言衆人觀沙門瞿曇釋家子常稱言
德戒弘普无上如何私與女人通煞
埋藏之如是當有何法何德何戒行
乎食時衆比丘悉持應器入城乞食
衆理家人民遥見便罵言是曹沙門
自稱言有法德戒子曹所犯若此當
有何善奈何復得衣食衆比丘聞如
是持空應器出城洗手足威藏應器
到佛所作礼悉住不坐如事具說是
時佛說偈言

無想放意妄語　衆鬬被箭忍痛

聞凡夫善惡言 [illegible] 比丘忍無乱意 [illegible]

佛告比丘我被是妄謗不過七日耳

是時有清信女字惟闍於城中聞此

丘來食悉空還甚鄙念佛及比丘僧

便疾行到祇樹至佛所頭面作礼繞

佛坐一邊佛為廣說經法惟闍聞經

竟起叉手白佛言願尊及比丘僧從

我家飯七日佛黙然受之惟闍便繞

佛三匝而去至七日佛告阿難汝與

衆比丘入城悉於里巷四徼街道說

偈言

常欺倒邪冥　說作身不犯　重宣行欺具

自怨到彼苦　修地利分具　不守怨自賊

惡言截頭本　常闘守其門　當尊及與毀

尊空無戒人　從口內衆憂　嫉心衆不安

持擒利人財　力欺亦可致　是志皆可忍

是最以亡實　有怨於正人　世六餘有五

惡有道致彼　坐意行不正　欺嗟有十萬

阿難即受教俱入城於里巷四街道

說如佛所言即時舍衛人民及諸里

家皆坐意言擇家子實無惡學在擇

家終不有邪行是時衆異梵志自於

講堂有所訟中有一人言露子曾事

於外出聲言汝曹自共鬪好首而怨
佛及弟子手大臣聞是聲便入啓王
王即召衆梵志問汝曹自共鬪好首
不便言實尒王怒曰當重罰子曹柰
何於我國界自稱為道而有鬪宮之
心即勑傍臣悉逐子曹遍徇舍衛城
里巷迺逐出國界去佛以食時從諸
比丘皆持應器入城時有清信士名
阿須利遥見佛便往作礼揚聲白佛
言聞者不識四方名心甚悲所聞經
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悉被惡
名佛謂阿須利言不適有是宿命因
緣佛便說偈言
亦毀於少言 多言亦得毀 亦毀於忠言
世愚無不毀 過去亦當來 現在亦无有
誰盡壽見毀 盡形尚敬難
佛廣為阿須利說經便到須達家直
坐正座須達便為佛作礼叉手言我
屬者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
復誦坐佛及比丘僧悉被惡名佛是
時說偈言
我如象行鬪 被瘡不著想 念我忍意尒
世人無喜念 我手无瘡瘍 以手把毒行

无㾛毒從生　善行惡不成　
佛廣為須達說經便到維閻家直坐
正座維閻作礼竟叉手言爲者我悲
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
佛及比丘僧悉被惡名佛因為維閻
說偈言
無曉欲使惱　內淨外何污　愚人悉自誤
向風揚細塵
維閻是時快飯食佛比丘僧竟澡水
與下坐聽佛說經佛為說守戒淨行
悲見諸道便而去時國王波私匿具
從車騎以王威法出城到祇樹欲前
見佛故乘騎未到下車步入遥見佛
便却蓋解冠却諸侍從脫足金屣便
前為佛作礼就座叉手白佛言爲者
甚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復誦
聞佛及比丘僧悉被惡名佛即為王
說偈言
邪念說彼短　解意諦說善　已直次及尊
善惡捨不憂　以行當掷捨　棄世欲自在
抱至德不乱　制欲人所詰
會衛一國人民悲生念疑佛及比丘
僧從何因緣致是惡名聲厄共覩佛

威神甚大巍巍如星中月適无敢難
佛悉知其所念便説是義足經言

如有守戒行人　問不及先具演
有疑正非法道　欲来學且自淨
以止不拘是世　常自説著戒堅
是道法黠所信　不著綺行教世
法不匿不朽言　毀尊我不喜恐
自見行無邪漏　不著想何瞋恚
所我有以轉捨　鱻明法正著持
求正利得必空　以想空法夲空
不著餘无所有　行不願三界生
可瞋寘恚已斷　云何行有處所
所當有恚裂去　所道説無愛著
已不著亦可離　從行拔恚捨去

佛説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摩竭梵志經第四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梵志字摩竭卒死講堂同學
便著牀上共舁出於舍衛里巷四街
道舉聲言見摩竭者悉得解脱今見
死屍亦解脱後聞名者亦解脱諸比
丘食時悉持應器入城求食時見梵
志説摩竭功德如是食竟悉澡應器

還到佛所作礼竟皆就座即為佛本
末說如是佛因是本演是卷令我弟
子悉開解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
久住說是義足經

我見淨無有病　信見諦及自淨
有知是悉可度　苦斷習證前服
見好人以為淨　有慧行及離苦
黠除見見淨徑　斷所見證至淨
從異道無得脫　見聞持戒行度
身不汙罪亦福　悉已斷不自譽
悉棄上莫念後　有是行度四海
直行去莫念苦　有所念意便縛
常覺意守戒行　在上行摠彼苦
念本念稍入行　不矯言審有黠
一切法無有疑　至見聞亦所念
諦見聞行力根　誰作世是六衰
不念身不念尊　亦不願行至淨
恩然斷無所著　斷世願無所著
无所有為梵志　聞見法便直取
婬不婬著汙婬　已無是當著淨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鏡面王經第五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衆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欲求食
自念言今入城甚早我寧可到異
梵志講堂與相勞徠便就坐是時諸
梵志自共諍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
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
所知合何道我道法可行汝道法
難可親當前說著後說當後說反前
說多說法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
義不能解汝定知法極無所有汝道
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宮被一毒報
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怨言如是亦不
善子言亦不證子曹正各起座到舍
衛求食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入
園為佛作禮悉坐一面便如事具說
念是曹梵志學自若何時當得解佛
言是曹梵志非一世癡冥過去久遠
是閻浮利地有王名曰鏡面時勑使
者令行我國界无眼人悉將來至殿
下使者受勑即行將諸无眼人到殿
下以白王王勑大臣悉將是人去示
其象臣即將到象廐一一示之令捉
象有捉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脇者
背者耳者頭者牙者鼻者悉示已便

將詣王所王悉問汝曹審見象不對

義足經　第七張　[illegible]

言我悉見王言何類中有得足者言
明王象如柱得尾者曰如掃箒得尾
本者言如杖得腹者言如墠得膂者
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
如大箕得頭者言如臼得牙者言如
角得鼻者言如索便復於王前共諍
諍象諦如我言王是時說偈言
今為无眼會空諍自謂諦見一言餘非
坐一象相怨
佛告諸比丘是時鏡面王者即我身
是時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
子吉無智坐空諍令子吉亦空諍諍
无所益佛是時坐是義與撿此卷令
弟子念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久
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　著冥曰痛何時明
自無適謂學悉尒　但亂無行何時解
常自說得尊行　自開見行無比
已憍縛世並迷　自可奇行勝彼
抱癡往難致善　已邪學受得度
所見聞誦受思　雖持戒與謂可
見世行與悉修　雖與念亦彼行

義足經卷上　第六張　安

興行等亦敬待
是已斷後亦盡
莫自知以致黠
志無願於兩面
亦兩處無所住
意愛行所見聞
慧觀法竟見意
自無有何法行
但守戒未為諦

莫生想不及過
亦棄想獨行得
雖見聞但行觀
胎亦胎捨遠離
志觀法得正止
所邪念小不想
從是得捨世空
夲行法求義諦
度无極衆不還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老少俱死經第六

聞如是佛在婁掃國城外安延樹下
時有一行車人出城未到安延樹車
轂道敗便下道一面悒愁而坐佛是
時持應器從阿難入城求食道見車
轂敗壞其主下道坐悒愁不樂即說
是優檀經
如行車於道捨平就邪道至邪致憂患
如是壞轂輪遠法正亦尒意著邪行痛
愚服死生苦亦有壞轂憂
佛便入城城中時有一梵志死壽年
百二十死復有一長者子年七歲亦
死兩家俱送喪皆持五綵幡諸女弱

義足經卷上　第十九張

皆族親屬啼哭悲淚佛見因問阿
難是何等人聚會悲哀聲甚痛阿難
即如事對佛因是本有生是義令我
弟子志解撿是卷為後世作明令我
經法久住時佛說是義足經
是身命甚短　減百年亦死　雖有過百年
老從何離死　坐可意生憂　有愛從得常
愛憎悲當別　見是莫樂家
死海無所不漂　宿所貪愛有我
慧顧觀諦計是　是無我我無是
是世樂如見夢　有識寤亦何見
有貪世悉亦爾　識轉滅亦何見
聞是彼悉已去　善亦惡念不見
悉捨世到何所　識神去但名在
既悲憂轉相嫉　復不捨貪著愛
尊故斷愛棄可　逮恐怖見安處
比丘諦莫妄念　欲可逮身且壞
欲行止意觀意　已無諦無止處
無止者亦尊行　愛不愛亦嫉行
在悲憂亦嫉行　無濁沾如蓮花
已不著亦不望　見聞邪吾不愛
亦不從求解脫　不可避亦何貪
不相貪如蓮花　生在水水不汙

尊及世亦介行 義足經卷上 第二十張 [illegible] 所聞見如未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弥勒難經第七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時
衆老年比丘在講堂坐行內事轉相
問法采衆子字舍利弗亦在座中聞
說內事律法難問問不隨律言亦无
礼敬是時賢者大句私亦在座中便
謂舍利弗言无弟勿於老年比丘有
所疑隨所言恭敬先學處為舍利弗
說定意經如有賢者子發道久在家
坐意復念淨法便除鬚髮已信捨世
事被法衣作沙門精進行附正辯耶
已證為行自知已度時賢者弥勒到
舍利弗家舍利弗便為弥勒作礼便
就座弥勒即如法律難問舍利弗莫
於是事不能對弥勒便起去入城求
食竟盡澡藏應器還到佛所作礼畢
就座以得聞佛言
離欲者安形　大道解癡根　願受尊所戒
亡正致睡臥　是行失次第　本獨行求諦
得教行遠惡　意者婬女形　亡尊所教令
後及著色亂　等事亡正道　不存捨正耶

坐值見尊敬 失行亡善名 見是諦計學
所婬遠捨離 且思色善惡 已犯當何致
聞慧所自戒 痛懃却自思 常行與慧合
寧獨莫乱俱 著色生邪乱 無勢亡勇猛
福戒懷恐怖 受短為彼負 已著入羅網
便欺出姧聲 見犯因緣惡 莫取身自負
堅行獨來去 取明莫習癡 遠可獨自處
諦見為上行 有行莫自憍 无倚泥洹次
遠計念長行 不欲色不色 善說得度痛
志世婬自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志歡喜

戒綷梵志經第八

佛在舍衛國留三月竟一時於祇樹給孤獨園中是時隨沙國諸長者子共賃一梵志名戒綷使之難佛取勝謝金錢五百梵志亦一時三月諷五百餘難難中有變自謂无勝已者佛三月竟從衆比丘欲到隨沙國轉行郡縣說經次到隨沙猴猿邊高觀殿中諸長者子即聞佛衆比丘到國即相聚會合五百餘人梵志言佛已到吾國宜早窮難梵志即從長者子往到佛所相勞問便坐一面長

者子中有為佛作礼者向佛叉手者
默然者志就座梵志親佛威神甚
大巍巍不可與言便內恐怖不能
復語佛悲知梵志及長者子共議作
便說是義足經

自說淨法無上 餘無法兩及我
者所知極快樂 因緣諦往邪學
常在眾欲願勝 愚放言轉相燒
意念義恚本語 轉說難慧所言
族眾中難合義 欲難義當竟句
在眾窮便瞋恚 所難解眾恚善
自所行便生疑 自計非後意悔
語稍疑恚意想 欲邪難正不助
悲憂痛所言短 坐不樂自暗咋
本邪學致諍意 語不勝轉下意
已見是尚守口 急開閉難從生
意在難見對生 出善譽為眾光
諍挽好生意喜 普歡喜彼自彼
自大可墮漏行 彼不學從何增
已淨是莫空諍 不從是善解脫
多倚生痛行司 行求革欲與難
截從是莫莫聽 今當諦與汝議
抱莫猗欲難回 汝邪諦自守疑

義足經卷上

汝行花不見求
越邪度轉求明
於善法識何言
行億到求到門
與大將俱議軍

第十張　安

所出語當求義
法義同徙相傳
彼善惡受莫身
意所想去諦思
此螢火上遍明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摩因提女經第九

佛在句留國縣名志作法時有一梵
志字摩因提生女端正光世少雙前
後國王亦太子及大臣長者來求之
父皆不應得人類我女者乃與為婦
佛時持應器於縣求食食竟盡澡漱
應器出城到樹間閑靜處坐摩因提
食後出行園田道經樹間便見佛金
色身有三十二相如日月王自念言
持女比是大尊如此人比我女便還
家謂婦言見母寧知得所願不令得
聟論於女母聞亦喜即莊飾女眾寶
瓔珞父母俱將女出城母見佛行跡
文現分明謂父言寧知空出終不得
聟何故婦說偈言

婬人曳踵行恚者斂指步癡人足蹀地
是跡天人尊　[illegible]

父言癡人莫妄為女作惡女父得智 [illegible]
即將女到佛所左手持缾右手持瓶
因白佛今以女相惠可為妻女見佛
不妝端正無以之三十二相瓔珞其
身如明月珠便婬意樂者佛佛其
意女大梵佛即時說是義足經言

我本見亦三女　尚不欲著那婬
今奈何抱屎尿　以足觸尚不可
我所說婬不欲　無法行不內觀
雖聞惡不受猒　內不止不計苦
見外好觀皮裹　尊法何當受是
內外行覺觀是　法點邊說癡行
亦見聞不為點　戒行具未為淨
不見聞亦不癡　不離行可自淨
有是想棄莫受　有莫說守口行
彼五欄聞見棄　慧戒行莫婬淨
世所見莫行癡　無戒行彼想有
可我有瞻寶法　以見可誰有淨
諦見聞爾可謂　諦意取可向道
往到彼少不想　令奈何口數尊
等亦過亦不及　是已斷不空計
不等三當何諍　已著想便分別
有諦人當何言　已著空誰有諍

邪亦正志無有　從何言得其短
捨欲海度莫念　於駲駲忍行黠
欲已空止念想　世邪毒伏不生
悉遠世求敗苦　尊言離莫與俱
如水華淨無泥　重塵土不為萎
尊安尒无所貪　於世俗無所著
亦不轉所念想　行如度不隨識
三不作墮行去　捨不教三世事
捨不想无有縛　從黠解終不態
制見想餘不取　便獻聲步三界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異學角飛經第十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為國王大臣長者人民所敬事以飯食衣被臥牀疾藥共所當得時梵志六世尊不蘭迦葉俱舍摩抑梨子先跪鳩墮羅知子諸舍令陂梨羅詞婆加遊延屋嗚若提子是六尊亦餘梵志共在講堂議言我曹本為世尊國王人民所待敬云何今棄不復見用志及承事沙門瞿曇及弟子今是釋家子年尚少學日淺何能勝我曹但當與共試道乃知勝不可至使瞿曇作

一變我曹作二瞿曇作十六我曹作
三十二轉倍之耳便共與頻沙王近
親大臣語重謝令達我曹所議變意
大臣即便宣白王如語于聞大瞋恚
數諫通語臣已便還歸里舍衆梵志
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宮
門上書具說變意王即現所尊六人
向瞋恚大罵王已見諦得果自證終
不信異學所為便謂旁臣急將是梵
志擯逐出我國界共梵志見逐便相
將到舍衛國佛於王舍國教授竟悉
從衆比丘轉到郡縣次還舍衛國祇
桓中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便
聚會六師從諸異學到波私匿王所
具說其變意王即聽之便乘騎到佛
所頭面著佛足竟一面坐叉手求願
諸世尊道德深妙可現變化使未聞
見者生信意已聞見者重解使異學
无餘語佛語王言却後七日當作變
化王聞歡喜繞佛三匝而去至期日
便為作十万坐牀亦復為不蘭等作
十万坐牀息時舍衛人民悉空城出
觀佛出威神時梵志等便各就座王

起白佛諸世尊可就座現威神是時
般識見將軍適來礼佛聞梵志欲與
佛捔道便作飄風雨吹其座復雨沙
礫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佛便出小
威神使其座中忽火燃炎動八方不
闍等見佛座燃如是志歡喜自謂道
德使燃佛現神竟炎燃則滅梵志等
乃知非其神所為便向內急有悔意佛
即起師子座中有一清信女有神足
起叉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勞神我欲
與異學俱現神佛言不須自就座吾
自現神足貪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
弥名專華色與日提闍俱往白佛世
尊不宜勞威神我今願與之共捔道
佛言不須且自還座我自現神足佛
意欲使衆人得福安隱志墮人天令
得斷脫復使梵志等亦為後世學者
作慧使我道於未來得住留佛時現
大變神足即從師子座飛起往東方虛
空中步行亦復坐倚右脇便著火定
神足出五色光志令作雜色下身出
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即
滅乃從南方來復滅乃從西方來復

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變化所作亦
如上說坐虛空中兩肩各出一百葉
蓮花頭上出千葉華華上有佛坐禪
光明悉照十方天人亦在空中散花
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悉動十方佛
則攝神足還師子座是時梵志等默
然无言皆伍頭如鵶聽時持和夫鐵
便飛於虛空見火炯燃可畏但使梵
志等見耳適現子曹便大恐怖戰慄
衣毛皆竪各各走佛便為雨衆人廣
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見天徑薄說
愛欲好痛說其災害苦無堅固佛
以慧意知衆人意濡住不轉便為說
四諦中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比丘
僧者有長跪者受戒者有得溝港者
得頻来者得不還者是時人民皆共
生意疑何因緣棄家爲道復有鬪諍
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著前端
正有三十二相衣法衣弟子亦能化
作人化人語弟子亦語佛語化人嘿
然化人語佛嘿然何以故正覺直度
正所意故化佛即右膝著地向佛叉
手以偈難問言

義足經卷上

闘訟變何從起　致憂痛轉相嫉
起妄語轉相毀　本從起願說佛
坐憂可起變訟　轉相嫉致憂痛
欲相毀起妄語　以相毀鬪訟本
世可愛何從起　轉世間何所會
從置有不復欲　從不復轉行受
本所欲著世愛　以利是轉行苦
不捨有從是起　以故轉後復有
隨世欲本何起　從何得別善惡
從何有起本末　所制法沙門說
亦是世所有無　是因緣便欲生
見盛色從何盡　世人悉分別作
所從欺有疑意　亦是法兩面受
念從何學慧跡　願解法明學說
所有无本從何　無所親從何滅
盛亦滅悉一義　願說是解現本
有亦無著細濡　去来滅無所有
盛亦滅義從是　解現賢本盡是
世細濡本從何　著世色從何起
從何念不計著　何緣因著可色
名色授著細濡　本有有色便起
雪度癡得解脫　因緣色著細濡
從何得捨好色　從衆愛從何起

第二十九張　安

義足經卷上　第二十張

所著心寧悉盡　諦行知如解脫
不想想不色想　非無想不行想
一切斷不著者　因想本戲隨苦
義所問悉已解　今更問願復說
行淸悉成具足　設無不勝尊德
是極正有何邪　向徑神得畢慧
尊行定樹林間　無有餘衆善說
知如是一心向　尊已著不戒行
疾行問度世間　斷世捨是彼身
佛說是義是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